

影剪北陝

著 信 景 原

目次

一、陝北真象如何？	一
二、恐怖嗎？	二
三、苦啊陝北！	四
四、一個奇蹟	八
五、一縣兩縣長	一一
六、邊區官吏不貪污嗎？	一五
七、活躍的延安	一八
八、陝公和抗大	一九
九、邊區的民衆運動	三〇
十、人民生活改善了嗎？	三四
十一、邊區裏的自由	三七

陝北剪影

二

十二、統一戰線·····	四二
十三、毛澤東的話·····	四七
十四、共產黨的前途·····	五〇
十五、國民黨振作起來！·····	五二

一 陝北真象如何？

神聖的民族自衛戰展開以後，陝甘寧邊區（蘇區）的各種情形，便由雜誌報章大量地介紹出來，許多名記者及文化人，並讚美這個區域是推動全國團結抗戰的策源地，是全國抗戰的模範區，於是那個區域中的一舉一動，不僅爲全國人士所注目，甚且爲全世界人士所重視。

但到最近，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情形，却發現了許多相反的報道，如謂八路軍游而不擊咧，共產黨沒有團結誠意咧，陝北民衆痛苦不堪咧，於是就又引起國人的咒罵和世界人士的驚疑。

陝甘寧邊區的真實情形究竟怎麼樣呢？我無時無刻不在急切盼望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因爲邊區的前途與中華民族的前途，關係非常密切，我們關心中華民族的前途，就不能不關心到邊區的前途。不過，盼望只是盼望，正確的解答，却始終捉摸不着。

四月中旬，報館派我到山西去採訪戰地新聞，還沒到潼關，風陵渡便被敵人佔去了，

陝北真象如何？

在潼關既無法渡河，就只好繞道陝北，在延水關渡河。這樣，不僅使我可以深入山西，並且使我得到一個可以以見代聞，切實考察邊區真情實況的機會。

一 恐怖嗎？

在漢口，在鄭州，在西安，我常聽人說邊區現在依然充滿了恐怖，那裏放着四頂可怕的帽子，一頂是漢奸，一頂是托匪，一頂是動搖份子，一頂是漢奸或托匪思想的影響者。如果某個人被他們認為是反對派，異己份子，或不肯接受甚且反對接受共產黨政治洗禮的人，他們便很敏捷的在這四頂帽子中間，給選一頂比較合適的出來，戴在頭上，漢奸是殺無赦，托匪即是漢奸，也是殺無赦，動搖份子要受嚴格的打擊，漢奸或托匪思想的影響者也要受周遭的蔑視或侮辱。

老實點說，我雖然是個無黨派立場的人，但我服務的報館，也許是共產黨人所憎恨的報館（因為登道幾篇葉青的文章），那麼我去到邊區，是否也會遭受同樣不幸的命運？雖然我明白前述的傳說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但內心仍不免有許多顧慮。

因而，我一到西安，就立刻去找由陝北邊區回來的朋友，進行探問，據他們說，托匪被暗殺的聽說很多，漢奸也槍決了幾個，不過托匪漢奸的頭銜，並不是可以隨便加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沒有入過共產黨的不容易說他是托匪，有身份證明的，也不容易說他是漢奸。我沒有入過共產黨，證明身份的文件一共帶了五件，漢奸托匪的頭銜既然落不到我的頭上，恐怖也就像一層浮雲，立刻被微風吹得無影無踪了。

但在我決定起程的前一晚上，突然又接到一個青年朋友的報告，說他的表弟，剛由陝北回來，路上遇見兩三條死屍，擲在山坡上，被野犬餓鷹啄食，有人說那是一「邊區的漢奸」，被暗殺了！「邊區」的「漢奸」？暗殺！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我是共產黨人憎惡的報館底記者，他們固然無法說我是托匪或民族的漢奸，但他們是不是會把我當成特區的漢奸，在我未到山西前線以前，就把我暗殺了呢？

我爲了解答這個疑問，特意跑到一位大學教授那裏去領教，那位大學教授勸我先到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去和伍雲甫處長或林祖函先生談談，我以爲這個意見很對，就馬上遵命前

往，伍處長很客氣的出來招待，我也毫不避諱的把我服務的報館及須由陝北路過，希望在邊區參觀的來說意明了，最後並請他坦白的答覆我是否會遇到危險。伍處長說：「危險是不會有的，現在外面有兩種謠言，一種說八路軍游而不擊，一種說共產黨對團結無誠意，我們正希望有人能到邊區看看作一證明。」在我告別出來的時候，他還發給我一張護照，並寫了封介紹信給張國燾主席。

三 苦啊陝北！

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搭乘第×戰區前敵總司令部戰地工作團的載重汽車，離開了古老的西安，走上漫長的征途。汽車在重山疊嶺危巖削壁中盤行，一回兒爬上高可千仞的山峰，一回兒降到深可萬丈的谷底，既慢且險，由西安到延川，不過只有一千里，就需走上三四天。

途中除由同官到宜君及由甘泉到延安兩段路中，山勢雄偉，怪石磷峇，桃花如雲，綠草似繡，溪流低吟，瀑布怒吼，百鳥齊鳴，猿猴長啼，風景倒也清幽宜人，其餘幾乎盡是

童山濯濯，既少村莊，又乏人煙，荒涼得不堪入目！

共產黨怎麼會選出這樣一個地貧人稀的區域作根據地呢？我以為不是被迫無奈，就是上了帶路人的當。

因為不僅我們走過的地方是如此，據說陝甘寧邊區二十縣（另一說法是二十三縣）差不多處處都是如此，二十縣佔地近三十萬方里，人口總共只有五十萬，種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窯，吃的是小米。窯洞就是原始人住的「穴」，又黑又臭。小米許多摻雜着「鼠米」，既黏牙，又有怪味。人民生活表面上雖比原始人好一些，但個個面有菜色，實際上却還不如原始人！這種苦況是自然形成的呢？或是人禍造成的呢？我以為陝北先天本來就苦寒，再加上人禍的摧殘，就愈發不難設想，我們翻開陝北的歷史看看，從前清到民國二十年左右，陝北的縣長，被餓跑的雖也不少，但民間的苦況，却從未有如今日的慘烈。弄到今日這樣慘烈的地步，井岳秀和共產黨似乎也不能不分負一部分責任。因為井岳秀從前在陝北，儼然是關起門做皇帝，貪污載道，土劣遍地，強取豪奪，鬧得民不聊生。後來共產黨又乘機暴

動，搶糧，燒房，殺人，不但舊有積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會秩序混亂，農民離開了耕地，生產機構慘遭粉碎，結果井岳秀給人民剩下的一線生機，遂又被葬送。

這並不是我冤枉共產黨，我們可以舉三件事來證明：1. 據李騰芳縣長告訴我，延川縣城在陝北向以文風鼎盛出名，自被共產黨攻陷後，殺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變之前，還是只有狼蹤，沒有人影；直至去年他到延川，纔招撫流亡，修葺房屋，漸漸出了生氣！2. 據成仿吾先生告訴我，雙一二事變之前，蘇區糧食用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即現在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各級人員，每日均以小米稀飯果腹。3. 據一位曾參加過紅軍長征的青年朋友告訴我，雙一二西安事變之前，連毛主席吃飯，都成了問題，有一天毛主席親筆寫信給接近蘇區的一位縣長，請他借給十袋洋麵，條件是可以命令紅軍對那個縣份客氣一點，誰知那位縣長竟不買賬，一袋也沒借給。由這幾段話，可以看出當時邊區鬧到什麼樣子！

邊區今日雖苦，但畢竟已有飯吃。這些飯的獲得，不能不歸功於周恩來先生，因為周恩來先生促成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容納，又正趕上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每月在中央取得六

十萬元津貼，又把邊區發行的紙幣，在中央銀行換了若干萬法幣，中央爲了解救陝北人民的危機，也自動的放了近百萬元的急賑，這樣纔把紅軍救活，纔把共產黨人救活，纔把邊區五十萬奄奄待斃的人民救活！

那麼，陝北將來是否更可更進一步的繁榮起來呢？我以爲這要看共產黨是否能真的放棄不合國情的土地革命及打倒資本家的策略和是否能真誠的與國民黨團結到底以爲斷。因爲繁榮陝北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改善農業的路，一條是走發展工業的路。改善農業在陝北最有效的方法是將山坡改爲梯田，多植樹木，多養牛羊（畜牧），但自從實行土地革命以後，在幼稚的行動下，一再分地，分窖洞，分牲畜，農民現有的土地，窖洞，牲畜，將來是否還要重分？是否能爲自己長久保有？農民均不得而知，因而，土地不願改良，樹木不願種植，牲畜不願多養，惟恐徒勞無益。假如土地革命的策略能夠放棄，財產權能以確定，則人人必有爲自己利益奮鬥，再由政府從旁督責，並在經濟上予以必要的援助，則地廣人稀的陝北農產，必能徒增數倍。發展工業，是繁榮陝北的最好方法，因爲陝北礦產儲藏極爲豐富，有石油，有鋼鐵，有煤炭，還有偉大的水力，正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國

防工業的條件。但要善用這些條件，就須首先有大的資本，這大的資本邊區本身沒有，必須接納外面的投資及技術指導，但如果共產黨仍不能死心塌地的和國民黨精誠團結，不能確實保證投資的安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事實上恐怕沒有人肯輕輕把大量資本放到陝北來。

所以，陝北並不是完全沒有前途，不過前途的開展，還有待於共產黨人的明斷和努力！

四 一個奇蹟

三月廿九日中午，到了甘泉。甘泉距離延安只剩九十里，因為汽車出了毛病，動轉不得，我們就決定次日一早再徒步前進。

在甘泉停留的短時間內，我會對甘泉作了一度巡禮。這個土城，小得直徑不到半里，城裏的房子，大都倒塌損毀，白骨盞盞，瓦礫遍地，荒涼異常。起初，我還以為是敵人飛機狂炸的結果，後來經過詳細探詢，纔知是廿四年冬，一千東北健兒，據守土城，和數萬紅軍血戰六個月的遺蹟。

關於這幕戰時，樹立在甘泉南門外的忠魂墓碑記上，有一段很詳細的敘述：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余參長陸軍第百廿九師籌備，隨師由西安星馳七百里，解膚施之圍。月杪因奉令調任，隻身返甘泉，適共產黨毛，徐，劉，彭，諸巨股，由川竄會於膚甘鄜三縣之間，甘泉形成南北綰轂必爭之地，乃被重圍。時城內只有本師暨百十師官兵共千人，商民百餘戶，余悉力指揮防守。匪以衆數萬，晝夜輪攻，又架雲梯，挖坑道，爆炸城垣，作劇烈爭奪戰者四次。城內糟糝驢馬錫犬食盡，房架拆盡過半，僅賴飛機自省垣運糧熟食，多與少，軍民共之，凡工作，亦軍民共之，匪終未得逞。並買我餘勇，出城攻下燈籠山，以塞匪胆，後遂不敢嚮邇矣！今已六閱月，匪既退避，余亦將赴省復命，檢官兵忠骨，得三十八具，葬瘞於城南門外路左，臨穴祭之，並書其姓名於後。後人將歷指其名而心許曰：此皆爲國爲民忠勇捐軀者也，庶忠勇者有感而興，詐怯者知恥而奮。

陸軍六十七軍一百二十九師上校參謀長甘泉縣城防指揮官張文清廿五年三月十一日用軍事的眼光來判斷，甘泉這個直徑不足半里的小城，四面又都是高山，本無堅

守可能。因爲：（一）敵人佔據城外山頭，居高臨下，一草一木均可看得清清楚楚，部隊殊難隱蔽。（二）城小人少，糧柴具缺，水無來源，不能持久。（三）交通要道只有一條，如被敵人截斷，既無法退出，又無法乞援，惟有束手待斃。

可是，東北軍居然能在這艱險的環境下，以一千健兒和整萬紅軍血戰六月，並安全退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我以為造成這個奇蹟的，一方面固然由於守城健兒不畏艱險，視死如歸，張文清機警過人，指揮得宜，但同時也由於紅軍戰鬥力有問題。因爲以一個武裝落後的農民游擊隊，和武裝配備良好，戰鬥情緒堅強的正規軍作戰，要想從突擊成奇襲中得到一點勝利，誠然並不很難，但若要求攻城陷陣，爭取決定勝利，則就不易。

這也是一個血的教訓，我們應該重視這個血的教訓。在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作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我們爲了把握最後的勝利，對優點要發揚光大，對弱點也要竭力補救。我們既明白游擊隊的戰鬥力量，就不應再一味的去讚頌游擊隊萬能；反之，我們應趕快來督促政府幫助政府，迅速的大量的建立富有機動性，堅韌性的現代化機械化的生力軍纔是。

甚至我們應該強調主張改造現在的八路軍，要求在軍政軍令軍經理軍事訓練政治訓練要絕對的統一之後，由政府儘可能的發給八路軍以新式武器，予以新的現代化的訓練，藉以增強其戰鬥能力！因爲在抗戰過程中任何一部分軍隊的戰鬥力差，都是於抗戰前途不利的。

五 一縣兩縣長

在甘泉還有一件趣事，不可不記，即是甘泉縣縣城雖小，却有兩個縣政府和兩位縣太爺，一個屬於西安省府，一個屬於邊區政府。屬於西安省府的，人民把它叫作「國民黨政府」，屬於邊區政府的，人民把它叫作「民主政府」。

這兩個縣政府，我都進去瞻仰過，並和兩位縣太爺作了一夜長談。「國民黨縣政府」設存山坡上一個大廟裏，薄暮入內，既無門崗，又無人蹤，陰森蕭索，如到鬼域：直至後院，始見燈光隱約中，有一傳達出來，導入縣長臥室。徐縣長曾作過榆林中學校長，學識人格均佳，且甚練達精幹，惟在甘泉絲毫不能施展，所以言談中，時常氣憤動怒。據徐縣長自己說，他的權力可以及於縣城，但據老百姓說，他的權力連縣政府都管不了，因爲他

所用的人員中，還有民主縣政府的密探在內，送封信都得受檢查，所以他在甘泉，除了替中央放放賑款，拿省府發給的經費，辦幾個學校以外，幾乎無可事事！我曾把他比作大廟裏的和尚，只能燒香不能做事，捨了錢落不到好，稍有血性，自然少不得要氣憤！動怒！

民主政府的情形比較好一些，一進門就有兩位武裝衛士迎上來，詢問明白以後，續讓進去會見縣長。縣長姓強，年歲很輕，看樣子不過二十三，歲高小程度，安定人。

我首先問他：民主縣政府的縣長，是否由民衆選出？他說是的。我馬上又問：甘泉的民衆爲什麼會選一個安定人來作縣長？我這樣一問，他臉上立刻臊得通紅，半天纔吞吞吐吐的說：我是共產黨提出的候選人之一，在選舉之前，共產黨提出兩個候選人，由民衆揀選一個，他們雖不認識我，但因為知道我的革命歷史，所以就相信我，選了我。」

我暗暗的想：共產黨提出候選名單，名單上是兩個人，民衆要普遍參加競選，競選的限度却是兩個人中間選出一個，不記名以免受到權力的威脅，選舉權是最神聖的權利，也不准隨便放棄！朋友：這就是共產黨誇耀的民主嗎？這就是共產黨所說的普選嗎？這和指定，包辦，又有多少差別呢？

不過，民主縣政府也有兩個優點，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一個是苦幹的精神，一個是負責的熱誠。他們上自縣長下至雜務人員，每天一律是斤四兩小米，三分洋菜錢，一年發兩套軍裝，一日發一塊錢津貼。因此，一個縣政府每月的經費，只用到二十四元。他們生活雖如此之苦，但作事並不因之鬆懈，反而愈加奮勉。他們執行政令，從來不打折扣，不尚敷衍，從上到下，都有一種負責任不苟且的作風。國民黨和國民黨的政府，並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好的辦法，就是因為過優越生活成了風氣，有些部分未免是人才不肯正用，敷衍塞責成了慣例，好的辦法不能實行，以致有些地方不免令人不滿，惹人非議。

「在共產黨高唱統一戰線的今日，邊區竟發現了一個縣兩個政府兩個縣長的現象那麼這兩個縣長的關係如何呢？」這是我由陝北回來說了甘泉的情形以後，許多人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以為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以延川的李騰芳縣長和劉宜維縣長作例子（邊區各縣全是一縣兩縣長）。李縣長是「國民黨政府」的縣長，胆識俱佳，手腕靈活，雖年近四十，精神猶若青年。劉宜維縣長雖係陝北土共，學識稍差，但口齒伶俐，頭腦清晰，敢作敢為，

和李縣長比起來，正可謂棋逢對手，將遇良材。

這兩位縣長雖然整天跑到一起撕混，但都把自己的立場看得很真切，誰也不肯吃虧，誰也不肯給自己所代表的黨和政府丟臉。比如最近河防吃緊，延川成了軍運要道，於是就發生了中央軍應該由誰來負責支應的問題，劉縣長要李縣長支應，李縣長說自己是個光桿縣長，替兵大爺背行李，一天也只能背一件，劉縣長有民衆，還是由劉縣長支應，和支應八路軍一樣比較好些。劉縣長說民衆誠然是有，但支應還得有錢，自己作縣長，一個月只有一塊錢津貼，還要養活老婆，那裏弄錢來支應？結果，一個是缺人，一個是缺錢，沒辦法，只好來個有錢的出錢，有人的出人，並美其名曰「統一戰線」！

在延川城西十里，有一個小木橋，被我們的汽車壓塌，一車人幾乎全葬送在三四丈深的山澗裏，我們到了延川，就通知邊區縣政府。邊區縣政府說，修那座橋，至少得四根木料，每根就得三塊錢，我們沒有木料，也沒錢買木料，你們是國民黨的人（因為穿的是綠色軍服）最好去找國民黨的縣政府。到了國民黨的縣政府，李縣長又說：「啊呀！這座橋與軍運關係很大，非趕快派人去修不可，不過民衆全在邊區縣政府的手裏，我們無人可派。